



六子歸儒集卷三

列子

冲虚至德真經

天瑞

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



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埒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變者究也乃復變而爲一一者形變之始也清輕者上爲天濁重者下爲地冲和氣者爲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子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

化物職所宜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遠所宜宜定者不出所位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無形不生者非本不生者也無形者非本無形者也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

不終亦如生者之不得不生而欲恒其生畫其終惑於數也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聚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真宅黃帝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其在少壯則血氣飄溢欲慮充起物

所攻焉德故衰焉其在老耄則欲慮柔焉體將休焉物莫先焉雖未及嬰孩之全方於少壯間矣其在死亡也則之於息焉反其極矣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啟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而吾得爲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爲貴吾旣得爲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

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仲尼曰生無所息子貢曰然則賜息無所乎仲尼曰有焉耳望其墳垸如也宰如也墳如也鬲如也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仲尼曰賜汝知之矣人胥知生之樂未知

生之苦知老之憊未知老之佚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也故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損盈成虧隨世隨死往來相接間不可省疇覺之哉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徃曉之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柰何憂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邪曉之者曰日月星

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曰柰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躇步跚蹈終日在地上行止柰何憂其壞其人舍然大喜曉之者亦舍然大喜長廬子聞而笑之曰虹蜺也雲霧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岳也河海也金石也火木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積氣也知積塊也奚謂不壞夫

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難終難窮此固然矣難測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誠爲大遠言其不壞者亦爲未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於壞遇其壞時奚爲不憂哉子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亦謬壞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國氏之

盜公道也故亡殃若之盜私心也故得罪

黃帝

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尹生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舍因間請斲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懟而請辭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汝何去來之頻尹生曰曩章戴有請於子子不我告固有憾於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子曰曩吾以汝爲達今汝之鄙至此

乎姬將告汝所學於夫子者矣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夫子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庚無是非從口之所言庚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不

知夫子之爲我師若人之爲我友內外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殼竟不知風乘我邪我乘風乎今女居先生之門曾未浹時而懟憾者再三女之片體將氣所不受汝之一節將地所不載履虛乘風其可幾乎尹生甚怍屏息良久不敢復言顏回問乎仲尼曰吾嘗濟乎

觴深之淵矣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
可學邪曰可能游者可教也善游者數能乃
若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謾操之者也吾問
焉而不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譖吾與若玩
其文也久矣而未達其實而固且道與能遊
者可教也輕水也善游者之數能也忘水也
乃若夫没人之未嘗見舟也而謾操之也彼
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物

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
摳者巧以鉤摳者憚以黃金摳者悖巧一也
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拱內孔子觀
於吕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鼃鼃魚鼈
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
欲死者也使弟子並流而承之數百步而出
被髮行歌而游於棠行孔子從而問之曰呂
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鼃鼃魚鼈所不

能游向吾見子道之以爲有苦而欲死者使
弟子並流將承子子出而被髮行歌吾以子
爲鬼也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
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
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
道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
也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
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仲尼適

楚出於林中見疴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
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纍垸
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纍三而不墜則失者
十一纍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也若檠株
駒吾執臂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
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
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
不分乃疑於神其疴僂丈人之謂乎海上之

人有好漚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漚鳥游漚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故曰至言去言至爲無爲齊智之所知則淺矣子列子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惡乎驚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謀成光以

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整其所患夫漿人特爲食羹之貨無多餘之贏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是而况萬乘之主身勞於國而智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感之乎頤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履徒跣而

走暨乎門問曰先生既來曾不廢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汝保也天下有常勝之道有不常勝之道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彊二者亦知而人未之知故上古之言彊先不已若者柔先出於已者先不已若者至於若已則殆矣先出於已者亡所殆矣以此勝一身若徒以此任天下若徒謂

不勝而自勝不任而自任也粥子曰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彊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彊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彊勝不若已至於若已者剛柔勝出於已者其力不可量老聃曰兵彊則滅木彊則折柔弱者生之徒堅彊者死之徒狀不必童而智童智不必童而狀童聖人取童智而遺童狀衆人近童狀而疏童智狀與我童者近而愛之狀與

我異者䟽而畏之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倚而趣者謂之人而人未必無獸心雖有獸心以狀而見親矣傳翼戴角分牙布爪仰飛伏走謂之禽獸而禽獸未必無人心雖有人心以狀而見䟽矣

周穆王

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硌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路寢以居之引三牲以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爲王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厨饌腥螻而不可饗王之嬪御臙惡而不可親穆王乃爲之

改築土木之功赭堊之色無遺巧焉五府爲
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號曰中
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媼靡曼者施芳澤
正蛾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紈粉白黛黑珮
玉環雜芷若以蒲之奏承雲六瑩九韶晨露
以樂之日月獻玉衣旦旦薦玉食化人猶不
舍然不得已而臨之居亡幾何謁王同游王
執化人之祛騰而上者中天廼止暨及化人

之宮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
之上而不知下之據望之若屯雲焉耳目所
觀聽鼻口所納嘗皆非人間之有王實以爲
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王俯而視之
其宮榭若累塊積蘇焉王自以居數十年不
思其國也化人復謁王同游所及之處仰不
見日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
得視音響所來王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藏

悸而不凝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化人移之
王若碩虛焉旣寤所坐猶嚮者之處侍御猶
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晞王問所
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
月而復更問化人化人曰吾與王神游也形
奚動哉且曩之所居奚異王之宮曩之所游
奚異王之圃王閒恒疑斃亡變化之極徐疾
之間可盡模哉王大悅不恤國事不樂臣妾

肆意遠游命駕八駿之乘右服蒟騮而左綠
耳右驂赤驥而左白縻主車則造父爲御裔
矜爲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
盜驪而右山子柏天主車參百爲御奔戎爲
右馳驅千里至于巨蒐氏之國巨蒐氏乃獻
白鶻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漣以洗王之足
及二乘之人已飲而行遂宿于崑崙之阿赤
水之陽別日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

封之以詒後世遂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爲王謚王和之其辭哀焉廼觀日之所入一日行萬里王乃歎曰於乎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諧於樂後世其追數吾過乎穆王幾神人哉能窮當身之樂猶百年乃徂世以爲登假焉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闔室毒之謁史而卜之

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非祈請之所禱非藥石之所攻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廖乎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饑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爲也而積

年之疾一朝都除華子既悟迺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覺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亡可復得乎子貢聞而怪之以告孔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顧謂顏回紀之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及壯而有

迷罔之疾聞歌以爲哭視白以爲黑饗香以爲朽常甘以爲苦行非以爲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焉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汝奚不訪焉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老聃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於是非昏於利害同疾者多固莫有覺者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家一家之迷不足傾一

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傾天下天下盡迷孰傾之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且吾之言未必非迷而况魯之君子迷之郵者焉能解人之迷哉榮汝之糧不若遄歸也

仲尼

仲尼閒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出告顏回顏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曰若奚獨樂回曰夫子奚獨憂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孔子愀然有間曰有是言哉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爲正也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

知命有憂之大也今告若其實修一身任窮
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
樂天知命之無憂也曩吾修詩書正禮樂將
以治天下遺來世非但修一身治魯國而已
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
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
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
革之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雖然吾得

之矣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謂所樂知也無
樂無知是真樂真知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
無所不憂無所不為詩書禮樂何棄之有革
之何為顏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出告
子貢子貢茫然自失歸家淫思七日不寢不
食以至骨立顏回重往喻之乃反丘門弦歌
誦書終身不輟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
孔子曰聖則丘何敢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

六子歸儒集 卷之八
商太宰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
勇者聖則丘不知曰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
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
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丘弗知商太
宰大駭曰然則孰者爲聖孔子動容有間曰
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
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子夏問
孔子曰顏回之爲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

丘也曰子貢之爲人奚若子曰賜之辨賢於
丘也曰子路之爲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
丘也曰子張之爲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
丘也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爲事
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賜能
辨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
能同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此其所
以事吾而不貳也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堂谿

公言之於周宣王王備禮以聘之公儀伯至
觀形懦夫也宣王心惑而疑曰女之力何如
公儀伯曰臣之力能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
翼王作色曰吾之力者能裂犀兕之革曳九
牛之尾猶憾其弱女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
翼而力聞天下何也公儀伯長息退席曰善
哉王之間也臣敢以實對臣之師有商丘子
者力無敵於天下而六親不知以未嘗用其

力故也臣以死事之乃告臣曰人欲見其所
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修人所不
爲故學眎者先見輿薪學聽者先聞撞鍾夫
有易於內者無難於外於外無難故名不出
其一家今臣之名聞於諸侯是臣違師之教
顯臣之能者也然則臣之名不以負其力者
也以能用其力者也不猶愈於負其力者乎
中山公子牟者魏國之賢公子也好與賢人

游不恤國事而悅趙人公孫龍樂正子輿之徒笑之公子牟日子何笑牟之悅公孫龍也子輿曰公孫龍之爲人也行無師學無友佞給而不中漫衍而無家好怪而妄言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口與韓檀等肆之公子牟變容曰何子狀公孫龍之過歟請聞其實子輿曰吾笑龍之詒孔穿言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矢矢相屬前矢造準而無絕落

後矢之括猶銜弦視之若一焉孔穿駭之龍曰此未其妙者逢蒙之弟子曰鴻超怒其妻而怖之引烏號之弓綦衛之箭射其目矢來注眸子而眦不睫矢隧地而塵不揚是豈智者之言與公子牟曰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曉後鏃中前括鈞後於前矢注眸子而眦不睫盡矢之勢也子何疑焉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億兆之願戴

已歟不願戴已歟顧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外
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堯乃微服游
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
識不知順帝之則堯喜問曰誰教爾爲此言
童兒曰我聞之大夫問大夫大夫曰古詩也
堯還宮召舜因禪以天下舜不辭而受之關
尹喜曰在已無居形物其箸其動若水其靜
若鏡其應若響故其道若物者也物自違道

道不違物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
不用力亦不用心欲若道而用視聽形智以
求之弗當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用之彌滿
六虛廢之莫知其所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
亦非無心者所能得近唯默而得之而性成
之者得之知而忘情能不爲真知真能也
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爲聚塊也積塵
也雖無爲而非理也

本館集
卷之二
一 卷之二
一 卷之二

湯問

殷湯問於夏革曰古初有物乎夏革曰古初無物今惡得物後之人將謂今之無物可乎殷湯曰然則物無先後乎夏革曰物之終始初無極已始或爲終終或爲始惡知其紀然自物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殷湯曰然則上下八方有極盡乎革曰不知也湯固問革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朕何以知之然無

六之歸需集
卷之二
一 卷之二
一 卷之二

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無盡無極
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朕以是知其無極
無盡也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伯牙善鼓琴
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鍾子期
曰善哉峩峩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
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
之伯牙游於泰山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巖下
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爲霖雨之操更造崩

山之音曲每奏鍾子期輒窮其趣伯牙乃舍
琴而嘆曰善哉善哉子之聽夫志想象猶吾
心也吾於何逃聲哉甘蠅古之善射者彀弓
而獸伏鳥下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
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
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卧其妻之
機下以目承牽挺二年之後雖錐末倒皆而
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亞學視而後

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鼇懸
虱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
之後如車輪焉以覩餘物皆丘山也乃以燕
角之弧朔蓬之箛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
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紀昌
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已者一人而已乃
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
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昌

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
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塗請爲父子
剋臂以誓不得告術於人造父之師曰泰豆
氏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泰豆三年
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
之子必先爲箕良冶之子必先爲裘汝先觀
吾趣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
曰唯命所從泰豆乃立木爲塗僅可容足計

步而置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
學之三日盡其巧泰豆嘆曰子何其敏也得
之捷乎凡所御者亦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
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也齊輯乎轡銜之際
而急緩乎脣吻之和正度乎胷臆之中而執
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
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
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銜應之於

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
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
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
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
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峻原隰之夷視之一
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魏黑卵以睚嫌殺丘
邴章丘邴章之子來丹謀報父之讐丹氣甚
猛形甚露計粒而食順風而趨雖怒不能稱

兵以報之耻假力於人誓手劔以屠黑卵黑
卵悍志絕衆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也
延頸承刃披胸受矢鏃鏑摧屈而體無痕捷
負其材力視來丹猶雛鷓也來丹之友申他
曰子怨黑卵至矣黑卵之易子過矣將奚謀
焉來丹垂涕曰願子爲我謀申他曰吾聞衛
孔周其祖得殷帝之寶劔一童子服之却三
軍之衆奚不請焉來丹遂適衛見孔周執僕

御之禮請先納妻子後言所欲孔周曰吾有
三劔唯子所擇皆不能殺人且先言其狀一
曰含光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有所觸也
泯然無際經物而物不覺二曰承影將旦昧
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北面而察之淡淡焉
若有物存莫識其狀其所觸也竊竊然有聲
經物而物不疾也三曰宵練方晝則見影而
不見光方夜見光而不見形其觸物也騞然

而過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焉此三寶者
傳之十三世矣而無施於事匣而藏之未嘗
啟封來丹曰雖然吾必請其下者孔周乃歸
其妻子與齋七日晏陰之間跪而授其下劍
來丹再拜受之以歸來丹遂執劍從黑卵時
黑卵之醉偃於牖下自頸至腰三斬之黑卵
不覺來丹以黑卵之死趣而退遇黑卵之子
於門擊之三下如投虛黑卵之子方笑曰汝

何蚩而三招予來丹知劍之不能殺人也嘆
而歸黑卵旣醒怒其妻曰醉而露我使我嗑
疾而腰急其子曰疇昔來丹之來遇我於門
三招我亦使我體疾而支彊彼其厭我哉

展禽若是汝力之所能奈何壽彼而夭此窮
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邪力曰
若如若言我固無功於物而物若此邪此則
若之所制邪命曰旣謂之命奈何有制之者
邪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夭自窮自
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朕豈能識之哉朕豈
能識之哉

楊朱

楊朱游於魯舍於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
奚以名爲曰以名者爲富旣富矣奚不已焉
曰爲貴旣貴矣奚不已焉曰爲死旣死矣奚
爲焉曰爲子孫名奚益於子孫曰名乃苦其
身焦其心乘其名者澤及宗族利兼鄉黨况
子孫乎凡爲名者必廉廉斯貧爲名者必讓
讓斯賤曰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

奢志合言從道行國霸死之後管氏而已田氏之相齊也君盈則已降君歛則已施民皆歸之因有齊國子孫享之至今不絕若實名貧僞名富曰實無名名無實名者僞而已矣古語有之生相憐死相捐此語至矣相憐之道非唯情也勤能使逸饑能使飽寒能使溫窮能使達也相捐之道非不相哀也不含珠玉不服文錦不陳犧牲不設明器也楊朱曰

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緼屨僅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廈隩室綿纊狐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

泉莖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
蜚於口慘於腹衆哂而怨之其人大慙鬻子
曰去名者無憂老子曰名者實之賓而悠悠
者趨名不已名固不可去名固不可賓邪

說符

子列子學於壺丘子林壺丘子林曰子知持
後則可言持身矣列子曰願聞持後曰顧若
影則知之列子顧而觀影形枉則影曲形直
則影正然則枉直隨形而不在影屈申任物
而不在我此之謂持後而處先關尹謂子列
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
身短則影短名也者響也身也者影也故曰

慎爾言將有和之慎爾行將有隨之是故聖
人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此其所以先知
之理也度在身稽在人人愛我我必愛之人
惡我我必惡之湯武愛天下故王桀紂惡天
下故亡此所稽也稽度皆明而不道也譬之
出不由門行不從徑也晉國苦盜有郟雍者
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晉侯
使視盜千百無遺一焉晉侯大喜告趙文子

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爲盡矣奚用多爲文
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郟雍
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群盜謀曰吾所窮者郟
雍也遂共盜而殘之晉侯聞而大駭立召文
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郟雍死矣然取盜何
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
隱匿者有殃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
使教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耻心則何盜之

爲於是用隨會知政而群盜奔秦焉趙襄子
使新穉穆子攻翟勝之取左人中人使遽人
謁之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
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
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
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積
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孔子聞之曰趙
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爲昌也喜者所以爲

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
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
然卒取亡焉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爲
能持勝宋有蘭子者以技干宋元宋元召而
使見其技以雙技長倍其身屬其蹀並趨並
馳弄七劍迭而躍之五劍常在空中元君大
驚立賜金帛又有蘭子又能燕戲者聞之復
以千元君元君大怒曰昔有異技干寡人者

技無庸適值寡人有歡心故賜金帛彼必聞此而進復望吾賞拘而擬戮之經月乃放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弭躐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擔纏薪菜者有九方臯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

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於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臯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

所不視若臯之相馬乃有貴乎馬者也馬至
果天下之馬也楊子之鄰人亡羊旣羊其黨
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
者之衆鄰人曰多岐路旣反問獲羊子曰亡
之矣曰奚亡之曰岐路之中又有岐焉吾不
知所之所以反也楊子戚然變容不言者移
時不笑者竟日門人怪之請曰羊賤言又非
夫子之有而損言笑者何哉楊子不荅門人

不獲所命弟子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心都
子他日與孟孫陽偕入而問曰昔有昆第三
人游齊魯之間同師而學進仁義之道而歸
其父曰仁義之道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
而後名仲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叔曰仁
義使我身名並全彼三術相反而同出於儒
孰是孰非邪楊子曰人有濱河而居者習於
水勇於泅操舟鬻渡利供百口裹糧就學者

成徒而弱死者幾半本學泐不學溺而利害如此若以爲孰是孰非心都子嘿然而出孟孫陽讓之曰何吾子問之迂夫子荅之僻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道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未異若是唯歸同反一爲亡得喪子長先生之門習先生之道而不達先生之況也哀哉齊有貧者常乞於城市城市患其亟也衆莫之與遂

適田氏之廐從馬醫作役而假食郭中人戲之曰從馬醫而食不以辱乎乞兒曰天下之辱莫過於乞乞猶不辱豈辱馬醫哉人有亡鈇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鈇也顏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作動態度無爲而不竊鈇也俄而扣其谷而得其鈇他日復見其鄰人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

金而去吏補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
金何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

六子歸儒集卷三

